

食事



霜降时节,一家人围坐吃一锅热气腾腾的芋仔粥,最是暖胃。芋仔粥专选芋仔入粥,佐以肉片、虾米、香菇,滋味鲜美,大人小孩都爱吃。芋仔绵糯,几欲化在粥里,鲜气沉在碗底。

大芋头表皮粗糙,多呈棕褐或暗红色;切开,内里淡紫或洁白,质地坚实,口感松糯,很是讨人喜爱。读中学时,我曾拿一个不大不小的芋头放进饭钵同蒸,再买一碗菜汤,咬一口芋头,喝一口汤,于我而言已是难得的享受。可若说心底偏爱,我还是钟情芋仔粥。

单个芋仔一般重五十克至一百五十克,

表层覆着浅棕或黑褐色薄皮,像孩童额前的刘海,削去外皮,内里莹白。人们称大的芋头为“芋母”,小者为“芋仔”。母有乳养之意,芋仔又被称为“芋茛”。切开或是折断芋蒂,果真会渗出乳白色的“芋奶”。

早年家乡有个习俗:夏种、秋收时节,下午四点前后要吃点心。芋仔深埋土中,经久不易变质,比起预备做点心的薯粉、荞麦、锥栗更为新鲜。谁饿了,削几颗芋仔下锅,便是简便的点心。

火灰里煨出来的芋仔,另有一番野趣。逢上雨天、霜天,或是表兄弟姐妹来做客,大伙在家闲得无事,便聚在一起煨芋仔。柴火噼啪作响,孩子们叽叽喳喳说笑。等火堆积下厚火灰,马上提来一篮芋仔,不必削皮,直接埋

芋仔粥

□涂国芳

进热灰里。约莫二十分钟,熟香漫开。大家顾不得烫手,也不讲谦让,争相取食。不多时,人人摸着鼓胀的肚子,互相指着对方黑乎乎的嘴,笑得前俯后仰。

芋头品类繁多,煮出来的芋仔粥风味也各有不同。山里多种槟榔芋,植于湿润水田,植穴挖得深、基肥下得足,结出的母芋、芋仔大小参差。个头大的,最重可达五六斤。除槟榔芋外,还有水芋,采收不必择锄,直接用手拔起,再在水里摸拾芋仔。绵芋则种在旱地,产量偏高,煮熟去皮,入大锅捣成芋泥,撒上白糖,吃来十分过瘾。竹架芋外形像弯曲分叉的细竹管,口感松糯,风味近似槟榔芋。还有百子芋,和别的芋不一样,老芋吃了容易麻嘴,刺痛难受,便留作种芋,先把芋仔吃掉……

我偏爱芋仔粥,还有一段缘由。

我从六岁到十三四岁,素来体弱,胃口差。母亲见我日渐消瘦,心急不已,便隔三岔五煮一碗芋仔粥给我。吃下去没多久,肚子咕咕作响,去一趟茅厕,腹内舒畅,十分舒服。在我看来,芋仔粥算得上消食散滞的家常药膳。

另外,我还喜欢水灵嫩绿的芋叶。新抽的芋叶格外鲜润,如塘中荷叶一般惹人怜爱。落雨时,晶莹水珠在叶面滚来滚去,闪闪发亮;摘一叶便可遮阳避暑,亦能遮风挡雨。

岁月流转,多少滋味慢慢淡去,唯独芋仔粥,是我一生放不下的喜好。

乡情



埕是村庄的镜

□王诗炳

闽南人家,不少屋舍门前都留一块空地作为场院。我们不叫它院子,而唤作埕围。一个“埕”,是本地人日日挂在嘴边的词,像小名,时常被邻里唤着,远比户口簿上的大名鲜活。登高望远,家家户户门前的埕错落铺展在村落之间,如同一面嵌在大地上的镜子,映照着闽南人家平淡温热的日常。

闽南古大厝,素来讲究前埕后厝。屋子建在后头,门前留出一大片开阔空地,便是前埕。有的埕面以沙土夯实,再抹一层水泥;也有后来修整的,铺上红砖或石板。不少埕三面围起齐肩高墙,两侧留通道供

人往来。立身埕围当中,红砖古厝、燕尾屋脊、天光云影,一并收进眼帘。这一方小埕,从来不单是砖石铺就的空间,更是盛着千百年乡土烟火的容器。

后来乡人翻建新房,许多依旧守住这份老格局,情愿留出珍贵宅地,辟出一方埕。这不是固守旧俗,而是过日子最实在的考量。稻谷归仓,花生、萝卜干与各式干货,都要摊在埕上晾晒。清晨,各家搬出竹筛,摊开作物。日影缓缓挪移,竹筛便跟着慢慢调转方向。一旦天边浮起乌云,便是预警,大人小孩快步奔出,忙着抢收晒着的物产。“要下雨了,快把埕上的东西收起来!”急促的呼喊,常在村落的埕边此起彼伏。

早些年,没有专门的游乐场,埕,就是大人小孩天然的活动场所。午后日头柔和下来,孩子们聚到这里,追跑嬉闹,蹲在地上画格子玩游戏。逢年过节,燃放烟花、跳火圈、烧塔仔,种种民俗趣戏,都在埕上进行。夏日,待到月上柳梢,埕又成了茶余饭后的闲话天地。人们搬来小板凳、竹凉床,摇着蒲扇闲谈,清亮的说笑声随风漫开。

平日里,老人们喜欢搬椅子静坐在埕沿。有人慢煮功夫茶,有人低头择菜,也有人什么都不做,只静静望着巷中人来人往。待在屋里,看见的只有四面墙壁;坐在埕边,谁家孩子放学,谁从外地回乡,巷子里大大小小的事,都能望见。邻里途经,不必特意上门拜访,立在埕边随口寒暄,一句朴素的“吃饭了吗”,便牵起乡里柔软温热的人情。谁家办事场地不够,还可以借用隔壁的埕搭棚摆桌,不会过分计较地界。不少邻里情谊,不靠郑重登门维系,就在一块块紧紧相邻的埕围之间,慢

慢生长。

我喜欢停留在古大厝的前埕。那日晴光和煦,树影长长落在埕面上。几人围坐竹桌旁,慢泡功夫茶,茶香悠悠散开。远处飘来婉转南音,曲调轻缓,和红砖古厝温润的气息相融。恍惚间,旧时光缓缓淌过,不必寻人面桃花,心底缱绻的乡土情思,已悄然被触动。

闽南人的家,从来不止门槛之内的方寸。厅堂迎客,厨下炊烟,天井承接风雨;而埕,把家的边界,延伸向整座村落。游子归乡,最先踏足的是埕;背井远行,最后辞别之处,也是埕。埕早已不只是古民居的建筑构件,更是乡土之间一条温柔的情感纽带。它静看四季轮回,托住绵长深厚的乡情。站在埕上,时光仿佛放缓脚步,四季流转触手可及,人间烟火的滋味,就在这片土地上静静发酵……

回首



手用力内折,又是“咔嚓”脆响,应声断成两截,露出如玉的莹白蔗肉。拿起一截,用牙尖啃下一小块,细细碾嚼。清甜的汁水尽被唇舌吮吸,顺入腹中。

“里面好像有人。”刚啃了两三小节,蔗园外忽然传来大人的说话声。

“谁在里面?”又是一声喊问跟着响起。到底是做贼心虚。我俩瞬间顾不上到嘴的甜味,慌忙吐出蔗渣,扔掉手中的甘蔗,朝着另一个方向撒腿开溜。

跑出很远,回头见看蔗人并没有追来,可心脏依旧砰砰乱跳,后怕不已。

自那以后,我俩好几天不敢再去蔗园。又过了一阵,大型拖拉机满载着甘蔗在村头土路突然颠簸,村里那几个小伙伴又藏在路边麦田“埋伏”等候。熟悉的场面一入眼,我压下去的馋意又悄然动起。

这“战斗”自有章法,由大孩子统一调度。每次只派两三个上去,因为人太多容易被发现,会落得个全军“团灭”。

轮到我和其他两位小伙伴“上阵”啦。我们快步跟上车尾,瞅准容易下手的甘蔗后,一把攥紧蔗秆,身子往后一拽,借着奔跑的力道,一根甘蔗便从蔗堆里被抽脱而出。往身后一扔,又开始第二根,第三根。大孩子说,每次最多只能三根,不可贪多。

带着“战利品”匆忙回家,满心期待大快朵颐。

“这些甘蔗哪里来的?”母亲开口就问着。我没有遮掩,说了实话,心里觉得不算什

么大事。

“细汉偷拿针,大汉偷扛衫”“做人要本分,要画痕走路”“不怕摔坏身子吗”“拿去还”……

母亲沉着脸,咬着牙,一句接一句,不停地数落着。

被骂,我可以接受。把甘蔗交回,我却不大情愿,毕竟是辛苦“战斗”得来的。但母亲态度坚决,马上拉着我一同把甘蔗扛到生产队。

“孩子在路上捡了这几根甘蔗。”母亲和管甘蔗收购的生产队人员这样说。

一路心绪复杂,已做好挨批的准备,听到母亲这番说辞,我悬着的心才松了下来。

“值得表扬。”管蔗的人笑笑说着,还给了一根甘蔗当作我的“奖励”。

回到家中,我安心地啃起甘蔗。脆生生的蔗肉,轻轻一嚼,甘美的汁水在舌尖散开,带着独有的清爽甜香……

时光一晃,已过四十来年,记忆萦绕心头。那时,藏着青涩少年的莽撞,也留存下说不尽的蔗甜。

偷来的蔗甜

□蔡景典

地往那边跑,心底也对着那股清甜悄悄萌生出某种念头。那时,大概是上小学二三年级。

终于,在一个周末正午,我和有同样念头的小伙伴来到蔗园。选择中午,是笃定看蔗的人回家吃饭去了。

这一天没有风,蔗园显得特别静。为稳妥起见,我们先按计划沿外面的埂路装模作样追逐一番。然后时不时停下来,捡一两个小石头,用力往蔗林中抛去。里头,有时仅有小石头穿过蔗叶落下的短促闷声。有时则会有几只受到惊吓的麻雀扑棱着翅膀,急急飞出来,逃向别处。

侦察无恙后,两人揣着忐忑,一闪身转入蔗林。

踏入蔗丛,周遭瞬间被蔗秆围合,光线暗了许多。狭长的蔗叶擦过身子,稍不留意,胳膊或脸颊就会有刺刺的凉意。我们稍压着身子,慢慢在蔗茎间挪步,目光在蔗秆中打量着,旁边静得只听见彼此轻促的呼吸声。

“就这两根。”两根粗壮饱满的甘蔗立在眼前。一人一根,手攥蔗身,脚踩根部,用力外掰,“咔嚓”脆响声中,手起蔗落。

剥去叶子,再横握,抬膝对中顶着,双



(CFP 图)

小时候,村里的甘蔗园最勾人馋意。秋意深浓的时节,蔗株已经长得比大人还要高出许多,密密匝匝连成一片,像影视里看过的苍绿青纱帐。清冽的秋风穿过,蔗丛沙沙作响,气息里悠悠荡漾着淡淡的清甜。

每回和小伙伴们玩耍,总会有意无意

四季



柿子雅称

●霜红柿

指经秋霜后更加红艳欲滴的柿子。

●赖红卵

韩愈奇喻,把红柿比作赖红卵:“然(通‘燃’)云烧树火实煎,金马下啄赖红卵。”

●镇头迦

《本草纲目》记下的古异名,是梵语遗存。

●朱果、朱柿

古志多见,因果实丹红得名,《花镜》载:“柿,朱果也。”

宋·张翥《朱柿》诗云:“慈恩分种远,骈实涅如丹。”

●凌霄侯

柿树最富故事的雅号。柿子经霜始甜,相传明太祖微时曾依赖霜柿充饥,后来封此树为凌霄侯。宋·韩维诗云:“朱果繁霜后,甘甜半自零。”

●丹果

宋人笔下的叫法,孔平仲诗云“林中有丹果”,所咏便是柿子。

天伦



父亲的修剪课

□黄信波

秋渐深,果园里的果树,部分叶子落尽,只剩光秃秃的枝丫伸向蓝天。父亲戴着帽子,手持一把锋利的修枝剪,在果园里忙活。我跟他身后,踩在厚厚的枯叶上,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。能这样陪着父亲在园中闲走,听他讲草木的道理,原是难得的天伦时光。

父亲动作不快,却十分笃定。他站在一棵果树前,眯起眼睛上下打量片刻,像是与果树对话,又似在勾勒一幅画,而后才举起剪刀,“咔嚓”一声,剪下一根看上去长势尚可的枝条。

“爸,这枝条长得好好的,怎么剪掉?”我不解地问。“你看。”父亲放下剪刀,拿起刚剪下的枝条递给我,“这枝长在树膛里面,透不了风、晒不到太阳,留着只会白白消耗养分,结不出好果子。还有那些交叉、带病、细弱的枝条,都得除去。”他指着修剪过的果树说,“这样树体的养分,就能集中供给健壮主干与结果枝,来年才能结更多好果。”我望向父亲的手掌,粗糙黝黑,指甲缝嵌着洗不掉的泥垢,力量却很足。剪刀在他手中仿佛有了生命:时而贴脚修剪高处枝丫,时而弯腰处理低垂枝条。不知不觉间,他的额头竟沁出一层薄汗。

地面很快堆满剪下的枝条,看上去杂乱狼藉。我暗自想,这些枝条的生命就此落幕。它们也曾奋力向上,努力追逐阳光。再看修剪后的果树,看着虽清瘦许多,枝干间却变得疏朗通透,仿佛卸下了重担,从容迎冬。

父亲把剪下的枝条捆扎起来,望着他的背影,腰杆已不复挺拔,步履也慢了不少。年复一年,他在果园劳作:修枝、施肥、浇水、打药……果树开花、结果、落叶,循环往复。每一次修剪,是部分枝条生长的终止,却也是整棵果树来年新生、丰收的铺垫。这多像父亲对我们的教诲:他曾“修剪”我们身上的陋习,剪去那些不切实际的妄念。当年或不解,或心生委屈,如今回望,皆是为了让孩子更好地成长。父子相守于田园,许多人生道理,从来不必端坐说教,就在一剪一抬之间缓缓传递。

父亲剪完一棵树,又走向下一棵树,用心修整。我忽然懂得,父亲修剪的不只是果木。他以最朴素的努力,向我传递生命的道理:成长总有所舍弃。每一次看似残酷的割舍,都是对新生庄重的期许。待到春来新芽萌发,繁花满枝,便会明白,这一剪,不是终结,而是更深沉的守护。